四庫全書

子部

賓退録卷四

宋 趙與旹 撰

班孟堅作揚雄傳獨載所為文歷官行事顧列於贊中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於銘詞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潚墓銘亦然誌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龔遂自渤海徵至京師議曹王生從遂將入宫王生從後呼止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

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為此言然後教之宣帝必素知遂非長者然後疑之然遂始能受王生之言而又終以實對是亦長者也已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奮曰萬石君馮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趙

魏閭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東漢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家

慶歷間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為圖以傳于世王莽誅翟義之黨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廣陵所刻夢溪筆談第十八卷積聚之術注中又倍下

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四十六當作二十六士夫知筭術者少故莫辨其誤漫記之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弘而其子孝文名宏皆聲絶相近似當避也周厲王名胡其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尤可怪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此何歟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

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旙令閃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以上皆洪說余謂酒令蓋始於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飲不勝者則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

勝樂天詩如籌挿紅螺椀觥飛白玉巵打娫調笑易飲訝卷波遲碧籌攅米椀紅袖拂骰盤之句不一不特如洪所云也本朝歐陽文忠公作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其說云九射之格其物九為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兎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為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為酒禍起為爭爭而為歡不若不

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為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䚬也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為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為三籌葢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為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如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

二皆可也進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酹則飲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為樂而不厭也周文忠謂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古靈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司舉其二書祕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

士令在座黙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祕閣則助司

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則司舉幷祕閣自受

罰酒後復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

子則此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

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

倍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

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為館主又云祕

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

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司舉祕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司舉祕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五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令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為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塵市間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堯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祕閣賢行如高山近歲廬陵李實之如圭作漢法

酒云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隷校尉曰侍中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隷校尉者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佞幸湎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隷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别舉劾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亦得

罷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不畏彊禦後若有罪以贖論若泛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京兆尹者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劾劾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劾諸劾自劾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劾及協律者下之蠶室弦歌詩為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右酒令也戲用漢制為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缺侍中七人則御史大

夫行丞相事六人則鈌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
舉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為除官之數每當飲者
予一筭除官既周視其筭以為飲齊三筭者即飲之
二筭者與其筭等者決之一筭則留以須後律令載
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館閣有小酒令一卷慶歷
中錦江趙景撰飲戲助歡三卷元豊中安陽竇詵撰
酒令在馬玉籖詩一卷皇朝知黟南縣黄鑄撰以詩
百首為籖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德器柳州人鈞

鼇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為鼇魚之屬沈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詩又有採珠局亦此類序稱撰人為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捉卧甕人格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為目蓋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更其名耳投壺經唐上官儀嘗奉勑刪定史玄道續注蓋采周顒郝同梁簡文數家之書為之司馬文正

公更以新格舊書爲之蓋廢晁子止侍郎公武郡齋讀書志又有木射圖一卷云唐陸秉撰爲十五筍以代侯擊地毬以觸之筍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又皆於遊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續古似孫緯略已詳此不重出

秦會之當國決意講和金俄背盟秦不知所措張巨山

喿

為司勲郎為代作自觧之奏略曰伊尹告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前賛議和今請伐金是皆主善為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訓秦大喜擢巨山為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誤也時祕書省寓法慧寺或大書于門云周任為孔聖太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斥去然史記殷本紀載伊尹作咸有一德於成湯之時則司馬子長已誤矣蔡邕引致遠恐泥新唐書傳引以能問於不能皆

以爲孔子之言亦非

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答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唐薛元超爲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其祖道衡爲隋內史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裴諝五世爲河南諝視事未嘗敢當正處居世官者

當如此矣

晉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絶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今流俗謂大笑為絶倒非也

先鑑堂朝野遺事云王文正公曽相眞宗呂許公夷簡為參知政事仁宗朝呂為首相王再入議論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留許公問所以處王公者呂皇恐不敢當上再三問之曰王某先朝舊臣當得使相

或浴或許惟聖裁再問其次曰無已則大資政或青
或鄆上首肯吕甚喜出省與宋宣獻綬分路忘相揖
晚報鎖學士院諸子問皆不荅夜深獨語晦叔曰次
輔均勞矣明日盛服入朝則兩麻也吕判許州王知
鄆州仁宗聖斷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談苑云張鄧公
吕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獨留吕公問曰張
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吕公曰士遜出入
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吕公曰與除靜江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斷他否呂公曰聖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主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别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呂沈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閤子内物色過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閤子内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張公唯祇候宣麻呂公唯準擬押麻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張公押

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也與
昔按呂夷簡張士遜同相在天聖明道間章獻后上
僊仁宗始親政與夷簡謀以樞密使張耆副史夏竦
范雍趙稹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皆章獻所任用悉
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
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陳州及宣制夷簡大駭不知其故素厚內侍
閻文應使為中詗久之乃知事由皇后其後再相贊

成廢后之議實原於此談苑所載皆不合且節度使檢校太傅而不加辨章亦非使弼文德殿宣布惟參政一員押麻餘宰執皆不往宰相亦不當押麻其書疑近世不知典故者所為必非孔氏本真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簡自昭文相罷為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鎮安軍節度使判許州王曽自集賢相罷為尚書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當以遺事為正初命曽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又僕射典州不當云知遂貼

麻改命綬時參知政事亦同罷云弟曾初拜相夷簡執政皆在乾興元年七月時仁宗已踐阼真宗末年曾參知政事夷簡知開封府而已遺事謂曾相真宗夷簡參知政事亦誤也

沈存中筆談云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

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言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
孫問其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
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
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
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
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以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
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
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

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
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不當更兼其利自爾擇日
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
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曽觀書問觀何書曰
曽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
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
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
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何如曰

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蔡絛鐵圍山叢談云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屋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挐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乎衆爭為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迺仁廟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

年矣洪文敏夷堅巳志云陳元忠少魏漳州龍溪人容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趨城尚逺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宻可愛主翁雖麻衫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因雜以它語少焉暴風雨作其二子荷蓑負鋤歸大兒可十八九小兒十四五倚鋤前揖人物可觀絶不

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陳別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適市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粥果失稅為關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其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兄又以罪在已

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頗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置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三事略相似世之慕紛華汩利祿事表襮者聞其風沘其顙矣杜生真有道之士南安翁棄官而晦其迹亦人所難能

順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大兒不能保身幾禍其父其亦有愧于杜生之子矣

顔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為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耳

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為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

聞御前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

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

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祕甚嚴先命乙擕一往

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擕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

保奏甲推恩仁宗恠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

莫能行甲遂先到與旹按唐張鷟朝野僉載魏徵為

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忽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遺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而問焉具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二事蓋只一事曾傳聞之誤耳聖君賢相一嚬一笑猶當愛之豈肯激於一夫之言而輕用慶賞鄭公之事已不

足信而我仁宗皇帝豈為是哉
開禧丙寅眉州重修圖經號江鄉志末卷雜記門云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辨才非老先生而何鄉僧可昇在徑山為侍者親聞此語今按杲年譜蓋生於元祐四年己巳而東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杲已十三歲矣杲平生尊敬東坡忌日修供或有之必無後

身之說可昇之妄也

封國公者先小國次次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許於本等內改封國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貴追封鄱徙封衛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誥前銜稱贈太師追封魏國公後又云可特追封魏國公餘如故范文務行詞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維新或謂既不改封他國何必命詞給告他人未見有重複如此者然余讀許崧老翰外制有大禮封贈

曽祖追封楊楚國公贈太師者逺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追封楊楚今再封制畧曰封兼楊楚位極公師雖寵數不可以復加而申命用昭其無斁則知已有前比矣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虫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又隋書牛弘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黄鍾為宫十三月不以太簇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曾氏

自備但記陳寵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葢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説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齊書李渾弟繪傳繪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閒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内外異之則其來久矣

陶穀五代亂紀載黄巢遁免後祝髪為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

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於揮麈録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師詩竄易磔裂合二為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抛盡納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閑凭欄干望落暉

齊已折楊柳詞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風以中酒之中為去聲於義為長徐邈中聖人三國志既

無音未可懸斷為平聲也

毋持布皷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曽文清詩敗鼓無聲强自檛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語黠化而誤以雷門為雷霆之雷洪文敏續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歷舉左氏公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巵之美酒瑇瑁玉匣之瑤

琴七絲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黄魯直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正用其體

漢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為儋州本朝為昌化軍中國極南之地也山海經儋耳之國在大荒北任姓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景純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吕氏春秋

審分覽任數篇亦曰東至開梧南撫多鸚西服壽靡北懷儋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又恃君覽云雁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注云北方無君之國也則是極北別有一儋耳朱崖之名蓋晚出云

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靜未有謂地動者也惟考靈耀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

矣地恒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

說偶異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入沱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公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為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讀杜詩者多以長

字爲平聲故載陸語

賔退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賓退錄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 垣

謄錄監生臣楊兆豐

賓退錄卷五

宋 趙與旹 撰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弟子潔齋候於水傍且設祠屋果乘赤鯉出祠中留一月餘復入水去今寧國府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側石臺高一丈曰琴高臺俗傳琴高隱所有廟存焉溪中别有一種小魚他處所無俗謂琴高

投藥滓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日來集漁者網取漬以鹽而曝之州縣須索無藝以為苞苴土宜其來久矣舊亦入貢乾道間始罷前輩多形之賦詠梅聖俞王禹玉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琴高魚詩聖俞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小鱗來按觴吾物吾鄉不須念大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詩云三月江南花亂開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一去無蹤跡枉是漁人尚見猜文忠詩云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

雖有亦何為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矜好竒聖
俞又有宣州雜詩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騎魚
上碧天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少婦自撈摝遠人
無棄捐憑書不道薄責取青銅錢聖俞宣人也汪彦
章嘗賦長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砢其間琴高魚
初未列楚些豈堪陪蕘鮮裁用當殽果土人私自珍
千里事封裹遂令四方傳噍嚼亦云頗俗云琴高生
控鯉宛溪左靈蹤散如煙遺鬣尚餘顆向來騎鯨人

逸駕嘗慕我不應當時遊反用此么麽得非效齊諧怪者記之過彭越小如錢蹤跡由漢褐越書載王餘變化更微瑣因知天地間人莫窮物夥區區於其中臆決蓋不可僞眞吾何知且用慰頤朶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詩有云籍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蜀人任淵注此詩不知宣城土地所宜但引列仙傳事直云琴高鯉也誤矣公儀詩恨未見汪詩不載集中

吳虎臣曾漫錄云夔州下里有俗字如以⿱不長為矮⿱不食為齋訟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志云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不長音矮不長也⿵門坐音穩坐於門中穩也⿱大坐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仦音嫋小兒也奀音勒人瘦弱也⿱不生音終人亡絕也⿱不行音臘不能舉足也⿰女大音大大女及姊也⿱不石音磡山石之巖窟也門音櫖門橫關也他不能悉記嶺外代荅於此

外又記五字汆音酋言人在水上也氼音魅言没入水下也𠑼和馘切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𣝗音髫言多髭也井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余按魏書江式傳延昌三年上表論字不正體略曰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説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䫫神蟲為蠶如斯甚衆又顔氏家訓載北朝喪亂

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俗字何代無之車同軌書同文豈易能哉與㫖昔年侍先人官䪽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唐君臣正論載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萬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考之但有埊𠦑𢘑𤯔四字合證作𨫗聖作𤯔君作𠮚

皆與正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書至廣右者猶書國作図亦後所攺又吳主孫休名字四子嘗創䨮音灣𠭯音迄𡕲音脱𩈋音礥䈍音莾𥁑音舉㝅音褒㒸音擁八字南漢劉巖自制龑音儼字為名蓋取飛龍在天之意云

論語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注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

非之正義曰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謂人之成德不足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侯氏謂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耳伊川謂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文靖尹和靖朱文公皆從之南軒謂言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與旹按我行其野之詩誠作成取義與此不類不當遷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謂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也嘗

聞平安趙先生云此特因子張之問而荅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義愛之者未免欲其生惡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誠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於常人而已此説最明白

唐張鷟自號浮休子張芸叟蓋襲其名

南唐保大中賜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見廬山記祐陵賜林靈素號用此故事

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號華陽集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先李漢老皆號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會川張徽皆曰滄浪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獻王荆公皆曰臨川他如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有伊川擊壤集而程子又號伊川朱文公編二程文題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師魯先有河南集又呂居仁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太史成公學者亦

尊之曰東萊先生其著述尤多凡此數者驟見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某人某人集之為明白洞達也

漢書揚雄傳云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題張十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為我講聲形然傳但云學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承而用蓋又以韓詩為本傳又曰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與前學作奇字凡隅數十字了不相涉

而近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知何所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書令史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隷書繆篆虫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則古文而異者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與顔注合其後晉衛

巨山四體書勢元魏江式論書表皆同然則竒字者與科斗文字畧相似而異於小篆六書之一體耳今人才見書籍中難字便謂之竒字非也容齋三筆摘周禮中字如擀槃𪇆䲸之類凡數十為一則題曰周禮竒字且云前賢以為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揚子雲學作竒字故用以入經葢亦失於詳考學作竒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元曰

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又一日謂元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間已就元大笑事見宗門武庫

元魏青州刺史公孫邃卒官高祖在鄴宮為之舉哀青州佐吏疑為所服詔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為齊衰三月則知境內之民舊為刺史制服矣近世所無也然河中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以來凡刺史守

令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標榜門閭史官復列之節義傳夸而書之審如邃傳所言則文德之事不足為異矣此又何耶

啟顔錄載元魏太府少卿孫紹對靈太后臣年雖老臣卿乃少於是拜正卿按魏書亦書此事然紹自太府少卿遷右將軍太中大夫非正卿也孝莊建義初復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永安中方拜太府卿

權利所在小人之所必爭故雖父子之親有不恤也晉

會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以昏醉其子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遂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其後又加元顯録尚書事先是謝安薨後道子已録尚書至是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録元顯為西録西府道車騎塡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貴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

煽揺以立門户由是父子遂為仇敵攸别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為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疾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竊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絛鍾愛於京數白徽宗請殺之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絛官而已此四臣者卒皆貽家國之禍善乎康節先生之言曰人之

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踈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

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於中逵者哉

歐陽文忠公著五代史記梁太祖本紀初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至即位始稱皇帝徐無黨注曰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也末帝而下訖于漢周諸帝紀皆然而新唐書本紀高祖之生即稱高祖太宗方四歲已書太宗

二書出一手而書法不同如此未詳其旨昔李子經作緯文瑣語亦云唐五代史書皆公手所修然義例絶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應相去如此之遠議者謂唐書葢不盡出公意

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發動喜怒乖常遂來弑逆其子明元可以已矣而又服此藥不堪萬幾旋致夭折唐穆宗因擊毬暴得疾浸淫以至於崩其子敬宗亦可以已矣而聽政未踰月已連

日為此戲自此馳逐不已宦者恐懼不三年而身罹不測之禍所謂下愚不移者與

俗說愚人以八百錢買疋絹持以染緋工費凡千二百而僅有錢四百於是併舉此絹足其數以償染工㕛子云人有徒行將自吕梁托舟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造舟師師曰凡無齎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尚少半吾不汝載也人曰姑收其半當為挽繂至彭門以折其半又夷堅戊志載汪仲嘉大猷自言其族人之僕出

幹抵暮趦趄呻吟而來問何為曰恰在市橋上有保
正引繩縛二十人過亦執我入其中我號呼不伏則
以錢五千置我肩上曰以是倩汝替我喫縣棒我度
不可免又念經年傭直不曾頓得五千錢不可失此
遂勉從之到鄞縣與同縛者皆決杖乃得脫汪曰所
得錢何在曰以謝公吏及杖直之屬僅能給用向使
無此將更受楚毒豈能便出哉汪笑曰憨畜産可謂
癡人僕猶愠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豈皆癡耶

竟不悟前二事蓋寓言以資笑謔而後一事乃真有之

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吕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吕公非洞賓也蓋洞賓自序以為吕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吕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為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吕洞賓年百餘歲而

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劒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為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石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為土簷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祇攪攪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劒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又唐逸史虞鄉

永樂兩縣連接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為童兒時畏聞食氣唯食黄精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率不忘母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猪脂置酒中强使飲生方固拒已嘘吸其氣忽一黄金人長二寸許自口出即仆卧困憊移時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鬢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再拜别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呂氏乎

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傳又有

以親字為去聲者亦有所據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之句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

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宓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

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元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參伍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其說最近理而古今傳楚詞者未嘗及之書于此以袪千載之惑張華博物志多出於山海經然末卷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為堯女也

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疎略殊不足觀姚令威寛補注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彪校注為優雖間有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説是然高氏但云東周成周今洛陽西周王城今河南其説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譜似稍詳矣而亦未備其指鞏為東周則又未免小誤今世學者但知鎬京之為西周東遷之為東周而已若敬王之遷成周固已漫漶至於兩周公之東西周則自

非熟於考古者蓋茫不知其所以也此鮑氏之誤所以不得不辨余故博採載籍究極本末而論焉周之先后稷始封於邰不窋自竄於戎狄公劉徙居於豳至於太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豐邑自岐而徙都焉武王之時復營鎬京而居之詩書稱宗周者指鎬京也迄東遷之前無所遷徙然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召誥序云成王在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左傳亦曰康有酆宮之朝則雖改邑于鎬而豐宮亢不

廢蓋豐在京兆鄠縣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相距纔二十五里往來不為勞也武王克商之後嘗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蓋洛邑居土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既得天下有都洛之意矣而未暇及也先於其地遷九鼎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其地實郟鄏亦名河南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者周公營下都以

遷殷頑民是為成周其地又在王城之東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洛誥序云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為成周矣按洛誥王祀于新邑名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則成王固嘗居之然卒駕而西也宣王中興嘗一會諸侯於東都下至幽王為犬

戎所滅宗周迫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東遷都於王城始奠居焉自是始有東西周之名謂之東者以别於鎬京之爲西耳河南洛陽未分畫也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後九十餘年考王弑兄而自立懼弟揭之議已遂以王城封之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西周桓公此時未有東周公而稱西周者後人推本而言之也桓公傳威公威公傳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

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父子同謚而西周惠公長子自為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國始東西城分周為東西王城復為西周矣蓋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一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不復奉王且王城成周皆為東西周君所有天子直寄焉耳東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居姚

令威用其說非也赧王時東西周分治王復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葢權移於下其極乃至於盡獻其邑於他人亦不出於天子之命矣是年赧王卒其國先絶西周武公亦卒秦遷西周公於𢠸狐實武公子公子咎者而東周惠公之後亦尚能一傳後七歲秦莊襄王盡滅東西周始不祀大略如此戰國策之西周即揭之西周

戰國策之東周即班之東周西周建國在東周之前而舊書躋東周於西周之上為失其次鮑氏正之是矣但其說曰西周正統也不可以後於東周其注韓使人讓周則曰此時周之命已不行於諸侯矣其注周君謀主也則曰猶為天子故他如此類不一又盡以西周之策分繫之安赧二王蓋直以西周為天子而不知實桓威諸公之事也余嘗反覆考之東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至周君自謂必曰小國曰寡人皆

當世諸侯之稱其間或及周王則直稱王或稱天子非不明白鮑氏乃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誤之由蓋亦有說溫人之辭云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周君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鮑必誤以為周君有天下矣又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是時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國者謂赧王故都也鮑必愈疑西周君即天子矣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國號既同史記

不為二周公立世家而混書其事於周紀宋忠注周
君王赧卒又不知周君與王赧此年俱卒但見二者
連文遂謂赧王卒謚西周公武小司馬張守節輩皆
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誤雖如司馬文正公亦不能免
通鑑直以奔秦獻邑者為赧王稽古録中復誤以西
周桓公為東周無責乎鮑也東周策首章書秦臨周
求鼎事鼎實在西而不在東也豈周王在東故東周
君猶能挾天子以制命歟不然則錯簡也注家皆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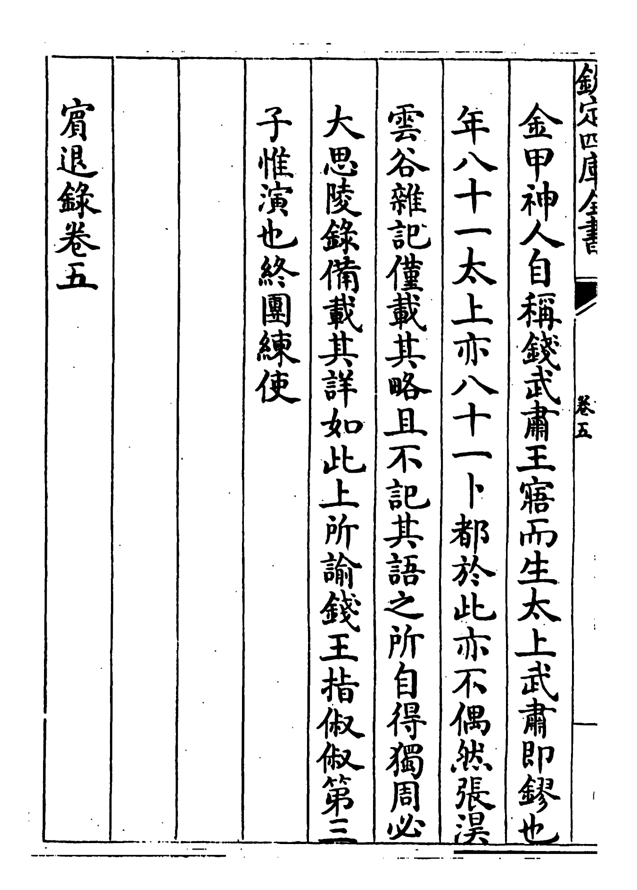
發明者因併及之

曾文清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並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近歲豫章米子儀亦賦此詩四山搖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末句實祖文清之意

俗諺洗脚上船語見三國志呂蒙傳注引吳錄曰孫權欲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上船何用塢

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聖諭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徽宗嘗夢吳越錢王引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又記其父皓在邊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母曾在明節皇后閤中能言顯仁皇后初生太上時夢



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寤而生太上武肅即鏐也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卜都於此亦不偶然張淏雲谷雜記僅載其略且不記其語之所自得獨周必大思陵錄備載其詳如此上所諭錢王指俶俶第三子惟演也終團練使

賓退錄卷五

賓退録卷六

宋　趙與旹　撰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五十韻以譏友謙本朝張師錫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篇二詩曲盡老幼之情狀張詩用韻妥帖不類次韻者尤為難能今兩録之孩兒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遥占地仙排衙朱閣

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趂輕煙嫩竹乘為馬新蒲掉作鞭鶯雛金鏇繫猧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裹袖學柘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插時乞繡針穿寶篋拏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按褥尖帽戴靴韇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乖額綠荷圓鷺滴沾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婭

姹懀藥巧遷延芙帳鸞綃映藏衾鳳綺纒揩敲迎使
鼓箸撥賽神絃簾拂魚鉤動箏推雁柱偏棊圖添路
畫笛管欠聲鐫慳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
瓦探雀徧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鉤亂出拳夜分圍榾
柮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
碓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箋遠鋪張鴿
網低控射蝸弦吉語時時道謡歌處處傳匿窗肩乍
曲遮路臂相連鬬草當春逕爭毬出晚田柳傍慵獨

坐花底困横眠等鶺潛籬畔聽蛩伏砌邊旁枝招粉
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蹻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
小深雪屐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
斸蜂穴遶堦填樵唱迴深嶺牛歌下遠川壘柴為屋
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甎忽升鄰舍
樹偷上後池船項纍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
德戒爾減狂顛老兒詩曰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
週遮延客話傴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服綿

假温衾擁背借力杖㨨肩貌比三峯容年過四皓仙

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飣石蓮

耳聾如塞纊眼暗似籠煙宴坐羸凭几乗騎困𩋚鞭

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

形骸將就木橐槖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髭冷涕懸

披襲腰㦗繫渥手袖慵揎擡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

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

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氊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

看嫌經字小敲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
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裹帽縱横掠梳頭取次纏
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更偏
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唯求藥僧來忽問禪
養茶懸竈壁曝艾曬簷椽怒僕空瞠眼嗔童謾握拳
心驚嫌蹴踘脚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狖摧頹似餓鳶
觀瞻多目眩舉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綵箋
巳閑須几杖寧更佩韋弦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巳傳

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唯存負郭田
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
冷疑懷貯水虚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縁
伏生甘坐末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沈欲雨天
鷄皮麈屢積齯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
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堦危索減甎
好生焚鳥網惡殺拆漁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
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顛書畢回思少小嬉戲之時

恍如昨日今年踰三十鬖鬖將入老兒詩之境矣讀之亦可以自警云前詩第四十二韻押全字後詩乃押先字恐誤又養和屏作伴屏字可疑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為戲然亦不無補於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真敦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德藻吳五百是也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心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笑之然地寒

力薄終歲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帷帳惟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記期年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妓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圃仰視其舍卑狹俯閲其基湫隘心欝然不樂召綱紀僕讓之曰此地高廣而圃

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庳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棁又丹其楹至於聚籌積灰翕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忉忉焉惟恐圖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成未落也忽閽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趨迎富人於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智士怳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

唯圃是務初不知堂中之温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觴蟲網琴瑟塵棲鐘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嘆悒悒而死市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奚笑哉世之治圃者多矣子奚笑哉蕭之文曰吳名惷南蘭陵為寓言勸之曰淮右浮屠客吳日飲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

卒以聞吳收牧錄而械之為符移授五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五百詬浮屠曰狂髠坐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蹴之即道執扑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縶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髠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縶焉頼壁而逃明日日旣昳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頼曰嘻其遁矣旣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縶不能出戶大呼逆旅中曰狂髠故在此獨失

我耳容每見吳人輒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此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我是不為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以見榮悴乃皆物外非所謂儻來者邪曩悴而今榮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與吳五百果有間否哉吾故人或驟驟華要當書此遺之二文朱尤屬意高遠世之人不能

窮理盡性以至於聖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末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懼夫流而至於此也讀之竦然為之汗下

饒德操祝髮後有與胡少汲直孺小簡云如壁再啟少汲器博望重雖欲與官職辭而官職迫之不置然安時聽命可也時命之來亦非已力所能勝已力所能勝亦不可不勝者獨聲色一事耳大抵官職移人如酒漸多則難制方飲酒時有所畏者自非狂夫則酒

雖多不致於犯禮少汲天資近道如楞嚴圓覺維摩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几案間庶幾濯優曇於烈火也漸貴矣恐漸不聞此語而我漸不敢作此語亦恐漸不喜此語及此時汲汲早獻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慥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書云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錄云物常聚於所

好而得於有力之强如好之而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工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癈於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詞格高下盛徳之士高風絶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羈思千里與夫山鑱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詞羣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

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靚窻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靚學迂才下為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敢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絶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為口實南豐作李白詩引以謂閎肆瑰偉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連類

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吕吉甫又有黄金顔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覩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

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川乃造精絕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仲卿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

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為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南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已本學杜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徒作中憲居仁遇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詬罵其翁於廣坐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於宗派貶之於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僞作魯直贈詩云氣爽

絕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為是不免與惠洪為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覩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憮然此僧中奴固不以詈罵為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為蘆菔根者東坡地黄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黄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黄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荅詩云關右土酥黄似酒揚州

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為蘆菔根可乎公著論序其妄
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觀每觀公叙諸詩詞句温麗紀
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
晁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
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於斯文久矣如曹元寵
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黄四娘者邪然元寵詩殊有
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迴矣聊發千里一
笑覿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

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仲益此書發明甚多今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名組嘗賦紅窗迥百餘篇皆嘲謔之詞故掩其文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語授徒讀郁郁乎文哉作都都平丈我詩選載元寵題梁仲敘所藏陳坦畫村教學詩云此老方捫虱衆雛亦附火想見文字間都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有百家詩選觀詞有樂

府雅詞稗官小說則有類說至於神仙之學亦有道
樞十鉅編蓋矜多衒博欲示其於書無所不讀於學
無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為知詩選去取殊未精當
前輩多議之仲益所稱南豐兵間論交黃金顏揚諸
篇及蘇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反錄都都平
丈我之句荅書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顏淵子夏為地下修文郎陶弘景為蓬萊都水監周
為素雪宮仙官李長吉記白玉樓其說荒唐不可究

詰然近世此類甚多見於傳記班班可考大抵名人才士間鍾異稟世不多得使無神仙則已設或有之非斯人之徒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之事聖人不語六合之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仙也所主者芙蓉城慶歷中有朝士晨赴起居道見美婦三十餘行前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朝士問之最後一人荅曰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時丁在告頃之聞其卒右侍禁孫勉監

元城埽有巨黿穴一埽下埽多墊陷伺其出射殺之後晝卧夢吏來逮行若百里見道左宮闕甚壯問吏何所曰紫府真人宮也真人為誰曰韓忠獻也勉私念乃韓公故吏祝門吏入見之望韓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以情禱焉公遣之歸遂寤王平甫熙寧癸丑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間作樂題其宮曰靈芝宮邀者欲與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

日當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宫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夜半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宫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暮莫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曰然呂獻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軒因合目見碧衣童云玉帝南遊炎洲名子隨行糾正羣仙炎洲苦熱賜子清涼丹一粒呂拜而吞之若氷雪然自知不久於世後朱

明復見呂跨玉角青鹿於湘江道中金甲吏從數百人劉景文知忻州一日謂一曹掾曰天帝即召君吾且繼往未幾掾無病而逝景文亦繼亡經夕蹶然而蘇索筆作三詩有中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等語黄伯思字長睿卲武人自稱雲林子尚書右丞履之孫登進士第仕至秘書郎博學能文好仙佛之説政和七年在京師夢人告子非久在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卒李

伯紀銘其墓略曰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滓蓋紀此事陳伯修師錫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稱閒適先生一日晝寢夢至帝所如人間上殿之儀帝曰卿平生所上章疏可叙錄進呈一天官引至廊廡間帷帳甚設几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翫傍有大帙用青綾裝飾信手運筆捷疾如神疇昔所上者不遺一字帝批覽再三睟顏甚喜諭旨曰已於第六等授卿官即下殿謝恩聞金鐘玉磬之聲競作乃

寤以告其子且云豐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俄命駕徧别知舊白府丐致仕夜過半命其子舉左足壓右足手結彌陀印端坐而絶後七日一僧云夜宿瓜州夢官人服銀緋跨馬導從數十履江水如平地心異之問為誰從者曰陳殿院赴召也黄晃仲挽詩有凌波應作水中仙之句張子韶云不須更草玉樓賦已作神仙第六人皆謂此李莊簡南遷其子孟博卒于瓊州先是數月孟博夢至一所海山空濶樓觀特起

雲霄間有軒牓曰空明先世諸父環坐其中指一席曰留以待汝遂寤臨終雲氣起於寢冠服宛然白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孟博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渺渺駕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真夢記略云紹興戊寅除夜體中不佳三更方得睡夢至一山館與一客

行至門外望山下一居舍甚瀟洒客指曰此某人居也盍往訪之乃同至其家柴扉茅舍門前張一畫圖作一仙人乘雲騰空下臨海山唐人畫也俄而主人出竹冠草履握予手大笑如舊相識引入至一小閣又進登一閣稍大閣中皆陳列法書圖畫大閣北壁蓋其人自畫山林巖石隱逸之趣其上作雲煙出沒濃淡雲中隱隱有章草細字可讀云吾初東遊至黄河向河再拜飲河水一杯而渡至某處見某人授易

書某處見某人授種蒔法至某處見某人授法乃歸復至黃河復再拜飲河水一杯欲渡大風河浪洶湧衆不敢登舟予亂流而濟至家始營小閤日與客飲酒閤破二作三間酒器用鐵鐺木杓磁杯巳而少有餘復建大閣他日又有餘復買銀作鐺杯無日不留客客必劇飲飲必醉醉必睡一睡或數日不醒也後字雜雲煙不可讀矣與予語極樸質間及道理則玄妙高遠其人風姿葢神仙真人之流獨與予慷慨劇

談坐間先有數客不復與語予亦連酌數杯酒味非人間麯蘖可及歡飲方狎忽驚起索燈火目想心思縱筆為記次日已卯歳旦子孫環侍朱出此記示之且云所遊甚樂悔不便為住計復八日又自云好去好去自有快樂三更初端坐啟手足神色不亂寂然而逝七日方斂舉體柔軟氣貌如生韓公事見劉斧青瑣高議呂公事見斧翰府名談斧著書多誕妄故觀者例不敢信石丁二事東坡芙蓉城詩已用之靈

芝宫東坡亦記其事若劉若黄若陳若李若朱則又耳目相接皆可信不誣唐白樂天亦有詩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夷堅乙志又載方朝散為玉華侍郎事甚詳方之名不著於世故不録真誥丹臺録諸書所載如武王發為北斗君召公奭為南明公賈誼為西門都禁郎溫太真為監海開國伯魏武帝為北君太傅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為西河侯秦始皇

為北帝上相周公旦為北帝師伯夷叔齊為九天僕射墨翟為太極仙卿莊周為太玄博士孔子為元宮仙之類凡數十人不可悉書古今聖賢幾無遺者豈盡如其說乎

富鄭公奉使契丹其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

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録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未十歲在傍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為然洪文敏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為當崔伯深曰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

多獲美女珍寳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余謂嚴崔之說皆陳於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戰利害别白於異域而能見聽獨唐鄭元璹使突厥謂頡利曰今掠資財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頡利當其言時自將攻太原遽引還正與富公之事合文敏偶忘之何邪然富公豈蹈襲它人之語者葢理之所在古今所

同推誠以告之雖蠻貊之邦行矣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復生諸縣皆然有當産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為異按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豈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旱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

以稽考懼貧民乘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啟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此皆洪說余按北史盧勇傳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唐馬周奏疏云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疋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北齊書隋書亦有直云霜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

皆有齺粗故事中世方不然又如其名為霜儉霜旱有能援以言上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為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一令為八座唐太宗甞歷尚書令人臣不敢居此官職林猶謂唐與隋同賓鞏新唐書音訓則謂唐以兩僕射六尚書為八座高承事物紀原又謂隋唐至今令僕為宰相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為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雜記載李太伯一絶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

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

吾族人紫芝師秀亦嘗賦一絶云數日秋風欺病夫盡吹黃葉下庭蕪林疎放得遥山出又被雲遮一半無氣象略相似僅脱遻而卒何月湖尚書少時登高峯壇有天風近轉清地高日難晩之句林黃中侍郎見之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視前二詩不侔矣

賔退錄卷六